

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

李雪健

年轻的朋友来问：你如何成了演员李雪健？

我走的路不平坦，有过不少坎坷。当过工人，当过兵，当过好几任业余演员，专业演员是从匪兵甲、乙演起。这二十年，又得了两场大病，去鬼门关走了两遭。看到观众喜欢我的作品，比我还高兴的是我的医生们，我也是他们的作品。

我又是一个幸运儿，我的今天来之不易。我对“演员”这个名号很珍惜，用角色跟观众交朋友，这辈子没有白活。既然活下来了，就要活得更有意思，接着演，把精气神都在角色上抖落。

一

一个人的成长，总离不开时代，和他所经历的生活。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童年在山东菏泽巨野县田庄公社度过。在农村，我接触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。有一些人，我始终忘不了。

那是打麦时节，我挥着鞭子，跟着羊信学放羊。忽然，乌云翻滚，紧接着就是大雨滂沱。哪一条是回家的路？我和羊信有了分歧。我走上另外一条路，天越来越黑，怎么也找不到家。我迷路了，在一棵大树下躲雨。

忽然，一双大手把我从树底下拉了出来，是一位慈祥的老大爷。他把我带到打麦场的家，让我进屋避雨、晾衣服。那一夜，我高烧不退，老大爷一夜没睡，照看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迷路的孩子。

天亮了，耳边响起一阵熟悉的自行车铃声。我爹挨家挨户找来了。我爹对老大爷千恩万谢，我心里奇怪：他压根不认识我，为啥对我这么好？

我爹说：人要行善。成年后，我有了最喜欢的四字格言：好有好报。

十一岁那年，我爹接到调令。我们举家南下，横穿大半个中国，到了贵州凯里。因为会山东柳琴戏、山东快板、山东快书，我进了学校宣传队。在凯里乡下的“三月三”，我学会了唱山歌。

走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凯里的国营210厂当车工，也在工厂宣传队唱歌、跳群舞、唱京剧。那时候，我的偶像是北影厂的安震江，不是陈强。因为安震江演的都是小反派，我知道自己的条件够不着大反派。

1973年入伍，我到了云南山沟里二炮的一个基地。半年是工程兵，跟大伙儿一起打山洞、挖坑道；半年在业余宣传队，给大伙儿演部队的生活。

一次，昆明军区杂技队到我们那里演出。连队没有舞台，大伙儿用石头、木头架起了野台子，我们业余宣传队就在一边帮忙搬东西、做服务。一位老大姐演《高台定车》。突然来了一阵山风，咄，老大姐连人带车掉下来了。我们赶紧把她扶到侧台，她连着吐了两口血，又上台了。

演完了，好几百人目送她走到车上，鸦雀无声。车子开动，战士们掌声雷动，一直到车子开远，再也看不见。

说她是老大姐，也不过二十五六岁。那次之后，只要有机会路过昆明，我都要到杂技队的大门口去看一看。明知见不着，但不去，心里就过不去。在门口转一转，也是一种寄托。我成了她的粉丝。

什么是艺术？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？艺术与人生有什么关系？我在懵懵懂懂中开始思考。

因为敬仰，我演了赵树理。赵树理与别的作家不同，他是文人，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；他不是下乡体验生活，而是长年住在乡下；他不是为了寻找题材而去到生活里，而是从日常生活中提出问题。他曾经为了提高老乡们的文化水平，鼓舞他们参加革命，念作家的文章给老乡们听。没多久，老乡们都跑了。为啥？听不懂。之后，他长期在乡下，去了解百姓们想什么、需要什么。这才有了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。

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。对职业演员来说，生活就是一个大课堂。生活几乎不可能是一条笔直大道，贫瘠也是财富，坑坑洼洼、曲折崎岖也是命运的赠予。哪怕是苦涩味的赠予，也能酿造甜蜜丰硕的艺术果实。

二

做什么样的演员，演什么样的戏，前辈们给我很多影响。李大钊、宋大成、焦裕禄、杨善洲、甘祖昌……我跟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交过心，他们也给我带来心灵的洗涤。

电影《焦裕禄》引起轰动，我始料未及。拍《焦裕禄》时，改革开放十年了，国民经济发展很快，各种思潮冲击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。揣着各个年代关于焦裕禄的书，我登上了南去的列车，我想知道，焦裕禄只在兰考待了一年多，老百姓为啥对他念念不忘？

有天晚上，在兰考拍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察看逃荒灾民的一场戏。我走进人群，一位大姐突然大喊：“焦书记来啦！”抽泣声、呜咽声响了起来。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，

说：“老焦啊，如今俺们不愁吃、不愁穿，你有钱花吗？”

我和导演再也忍不住了，拍摄也不得不暂停。

焦裕禄病重，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，决定去住院，他要和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告别了。拍这场戏时，导演喊了一声：“焦书记要走了，大家送送他。”乡亲们就涌上来了。鸡蛋、红枣、干粮，大家把自家的篮子装得满满。这场戏拍完，剧组要付给一位大娘酬金。大娘拒绝了，转身离去时，说了一句：“为焦书记做点事，还要钱，那成什么啦！”

老百姓为啥对焦裕禄念念不忘？大家为啥喜欢《焦裕禄》这部电影？因为焦书记留下的是精神。

鲁迅先生说：“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，惟有他发扬起来，中国才有真进步。”我希望，塑造出一个个有民族魂的人物。

在电影《横空出世》里，我演冯石将军。那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，我们想为祖国母亲的生日献点什么。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，大伙儿穿着棉袄，不用化妆嘴唇就是裂的，抓起一把把沙子往脸上扬……我们不觉得苦，心里沸腾着。“横空出世”一声震天怒吼，中国人的腰杆子更直了。如果说，冯石将军他们的付出是一百，他们得到的回报只是一，太不成比例。他们的身上，有坚硬的民族精神。

我在《流浪地球2》里演了外交人员周喆直。郭帆导演找到我，给我看了剧本，还给了我两大摞资料，里面写了三十年后关于科技的各种可能。郭帆导演说，这个人三十年后，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代言人。

电影里，为了解决月球危机，给后续流浪地球计划提供足够助力，需要将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运到月球引爆。面对绝望和放弃，周喆直发出“点火”的命令。“危难当前，唯有责任”，这是中国人的担当。

《封神榜》的故事，我在童年就听过。小时候，在路边小书摊，一分钱看两本连环画，我最喜欢的是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和《封神榜》。在《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》里，我演了西伯侯姬昌。这个人物上体现了一个“忍”字。他的国家很小，人口也不多，他想改变穷人的生活，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为了和平、团结，他选择了忍，忍常人难以忍受之忍，是为大勇。这也是我们民族性格里的一种。

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。”作家用文字，音乐家用音符，歌唱家用声乐，我们演员用的是表演。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职业，表

现好了是艺术家，再表现好了是心灵工程师。对演员这个职业，光热爱还不够，要敬重。角色面前，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，不论主角还是龙套，刻画人物都不能满足于“像”，要追求“是”。把自己融化在人物里，是我的追求，我的职责。

三

演员跟着角色沾光，观众往往把对角色的感情寄托在演员身上。演《渴望》《焦裕禄》那一年，我突然“火”了。很多熟悉的、陌生的观众给我写信，一拨接一拨到我家里。我上火，急到牙疼，到北京朝阳医院、灯市口医院拔掉了三颗牙。

一个角色的成功不是某个人决定的，它是集体的创作，也有观众的捧场。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的地方，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和观众的感情产生了共鸣，这些不足，观众就原谅了，光念了演员的好。观众给予的太多了，我告诉自己只要清醒。

因为姬昌这个角色，2023年的“金鸡奖”授予我“最佳男配角”。距离上一次拿到“金鸡”，隔了三十多年。后台采访时，记者问我的心情。我脱口而出：“我愿意为电影‘玩命’。”艺术是演员职业的命运，这个荣誉，是评价我还是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老演员。我快乐，感觉前景无限。

我喜欢一句话：“日日是好日。”意思是，不管人生遭遇如何，都把每一天当作好日子来过。养病期间，我有了写字画画的爱好了，起了“逞能李”这个笔名。在表演这件事情上，我愿意“逞能”，不“玩命”感觉对不起观众，对不起大家的期待。

参加完“金鸡奖”，我悄悄去了趟福建东山县，那里是谷文昌工作过的地方。我想看看，为什么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“先祭谷公，再拜祖宗”，我还想知道，他是怎样一个不追求轰轰烈烈的“显迹”，而是默默无闻奉献的人。演了焦裕禄、杨善洲，我还想演谷文昌，完成我的“县委书记三部曲”。可惜，年纪大了，演不了了，只能“梦中圆梦”。

到了我这个岁数，常常想的是：人，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，离开是必然的。从不懂事到懂事，到有职业去做事，你留下些什么，你要带走什么？

我想，留下一个好名声。好名声，是一辈子的表现。我想，把人生的遗憾带走。认真真演戏，清清白白做人。

(任姗姗采访整理)



静坐江边，聆听江水撞击岩石洞穴的“钟鸣之声”，如同谛听石钟山的心跳。激荡的“钟鸣之声”，成就了石钟山山名的由来。

没有人声的喧哗，只有江水的回荡，还有与我一样耐着性子倾听“千古奇音”的友人。

对这“千古奇音”奥秘的解释，我肯定不如地理学家透彻。我以为，是江风、江水、山岩、岩洞，孕育了石钟山的骨骼形态，还有生命的传奇。

真正让石钟山名声大噪的是苏东坡。宋元丰七年(1084年)，苏东坡送长子苏迈赴德兴任县尉，走水路来到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口石钟山。乘小舟于绝壁下考察和聆听“奇音”之后，苏东坡写下了《石钟山记》。从此，石钟山名扬天下。

历史上，湖口先后隶属九江郡、豫章郡、彭泽县。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，县衙就设在今天的湖口县均桥镇柳昭村。湖口县作为行政区划始于南唐(950年)。今天的湖口县隶属江西省九江市。

打开湖口的历史画卷，石钟山是当然的地标。石灰岩耸立的石钟山位于湖口县城西，海拔不到六十二米，面积很小，历史上却是“江湖锁钥”之地。石钟山有南北之分，靠南面临鄱阳湖的为上钟山；北面抵长江的，则是下钟山。石钟山虽不高，意境却高远。山上的怀苏亭、清幽亭、上谕亭、梅花厅、昭忠祠、碑廊、禅林、古树，与山下滔滔的长江水，一起生发出无尽的诗情画意。

事实上，与石钟山结缘的名人很多。除苏东坡外，还有陶渊明、郦道元、王安石、黄庭坚、郑板桥、曾国藩等，都留下了诗文遗墨。如今，石钟山和鄱阳湖中的鞋山作为庐山风景区的组成部分，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时间如江水般流淌。这些已是几年前登临石钟山的记忆了。似乎有关石钟山的人和事，相距那么远，却又感觉离得这么近。

不承想，这次再次来到石钟山，能够他乡遇故知——正在石钟山从事景区景观提升改造工作的胡文全，是从我家乡江西婺源走出去的古建修缮名匠。在石钟山相遇，他自然成了我的义务向导。

从石钟山山门拾级而上，胡文全引领我去江天一览亭和泛舟岩俯瞰，出现在视线中的是鄱阳湖水与长江水相融后向东南奔流的壮阔景象。不过移步清幽亭眺望，所看到的“江湖两色”自然奇观，却颠覆了我之前关于长江水浑浊、鄱阳湖水清澈的认知——此刻，江湖交汇，鄱阳湖水浑浊而长江水清澈。石钟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小李解开了我的疑惑，这是因为冬季枯水、船运往来变化而发生的改变。

江风呼呼地吹，江上船来船往。风太大，很难下到江边去倾听那“钟鸣之声”了。胡文全如数家珍，一一向我介绍石钟山的历史文化遗存。确实，如果没有《石钟山记》，没有亭台楼阁等景观，石钟山与长江边其它寂静山野没有两样。

那天下午黄昏时返回，往鄱阳湖大桥方向的游轮码头走。江边的警示牌引起了我的注意：此地为长江八里江段长吻鮠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——上至鄱阳湖公路大桥上游七百米，下至金沙湾园区江铜集团公司码头、为永久性禁钓区域……

湖口水域辽阔，渔业资源丰富，而生活在江边的渔民，世代以捕鱼为生。几年前湖口县率先在全国实施禁捕退捕，渔民上岸转产。一个重要原因，是为了保护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——江豚。

每年7月到10月间，江豚会在石钟山到鞋山水域出没。我到石钟山时已错过了江豚逐浪嬉水的季节。石钟山景区负责人夏美贵见我对象长江文化和生态保护兴趣浓厚，极力推荐我去与石钟山相距不远的江豚湾。说若是去了石钟山，不去江豚湾，等于没到湖口。

江豚，因萌萌的样子，被人们称为长江的“微笑精灵”。一片湖光山色的江豚湾，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，原称南北港。近年来，随着“长江大保护”政策的实施，以及养护、救治江豚的工作越来越受重视，这里成为长江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基地和长江江豚保护救助中心。

走进江豚湾长江流域淡水鱼类展示馆，我看到了生活在这里的珍稀鱼类家族。此前，我从未如此近距离看到中华鲟、大鲵、豹纹鲨、金吉罗、鳊鱼等珍稀鱼类。在播放的视频中，我还一次次看到了“江豚的微笑”，听到了它们逐浪时欢快的“笑声”。

在长江生活的鱼类是个大家族，有400多种，其中纯淡水鱼类360余种、洄游性鱼类11种。白鲟等鱼类如今已经只能看到标本。

在江豚湾，我觉得最幸福的莫过于在这里工作的小沈，每天能够与那么多鱼类亲密接触。小沈从小生活在石钟山脚下，热爱家乡山水，长大后选择在鱼类展示馆做一名饲养员。

想必所有到访江豚湾的人都与我一样，在接受水生生物科普的同时，认识到湖口县“山江湖”的自然资源禀赋，也提高了对水生生物的保护意识。更重要的是，领悟到实施“长江大保护”的重要意义。

再访石钟山，俯瞰滔滔江水，江面波光粼粼。如果说，是长江孕育了石钟山的千古神奇，那如今的江豚湾，则是实施“长江大保护”造就的新传奇。

石钟山水韵

洪忠佩



《大地》水粉画(雨后)，作者任必端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味知乡愁

刘云

来担任分管科技的副县长，我那时因工作岗位的原因，经常跟随他下乡去检查胶股蓝生产。乡亲们认得徐县长，也听徐县长的。后来，徐家振退休有十年了，还是会会在春夏时节下乡走一走，在胶股蓝地头翻藤蔓子看，掖地里的土闻。乡亲们还是喊他“徐县长”，要请他上家里喝茶吃饭。他推不过，急了，说：“你们把胶股蓝种得一年比一年好，就比请我吃饭。”那些年，我每每回乡在胶股蓝田间地头，采访乡亲们的生产生活，就会想起徐家振胶股蓝的样子。

多年来，我保持着喝胶股蓝的习惯。后来到市里工作，亲戚朋友每年都会给我寄。我喜欢秋天的胶股蓝茶，喝起来沉稳，慢慢能喝出胶股蓝本身的草甜和鲜亮，喝出秋天大地的宽阔。这些年我还自己购买家乡的胶股蓝。平利有一家企业的胶股蓝产品样数多，有根茶、叶茶、须茶、片茶、毛尖茶，还有整根胶股蓝草制成的茶饼，粗莽且耐泡煮。每年，秋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时，我会购买几样胶股蓝茶，一样一样品喝，头上喝出一层细汗，乡愁由远而近，能闻到家乡秋日晒草晒日晒园子的味道。

我曾采访过那家企业的胶股蓝园基地，企业的创办人领着我们在茶园转了半个上午。那是群山里的一处地，聚四周水肥，太阳转着圈晒。地是漫坡地，土壤肥厚，很适合种当家庄稼。企业产品的包装盒、袋、宣传册上，印的就是这片山间青碧的园子，与远处的青山融为一体。这名创办人是一名大学生回乡创业者，带动了基地周围的不少农户兴种胶股蓝。她说，自己是一名新农人。

在市里待久了，老家的味道成了我多年来不曾间断的念想。平利豆豉、酸坛子菜，我试吃了多年，后来固定了两家，年年只买这两家的。他们都是城郊的农民，自家腌菜，后来快递要的量大了，就带着周围勤快的人家一起腌。他们家的豆豉金黄油亮，闻起来和吃起来都香，必须选在特定时节晒制。坛子泡的洋火腿、红辣子、青辣子、小水萝卜、荸荠、豇豆、红葱头，则以真空形式包装好，寄到他乡。一打开包装，满屋子都是老家的浓郁气

息。我家吃不完时，就送给同在市里的老小吃，还给他们介绍是谁家制作的。都是从老家出来的，一说到某人，差不多都有点印象，说着说着，那些人和事好像都到了眼前，愈发增加了乡愁的浓重。

说到乡愁，安康还有两道名吃，一是魔芋豆腐，一是两掺面，这两样都是老一代安康人骨子里的记忆。我发现，岚皋的魔芋豆腐好，汉滨的两掺面好。渐渐地，我也筛出两家。一家在南官山下，自称魔芋豆腐不掺假；一家在汉江南岸老石山区，那里的旱地里生长着好豌豆，制成上等两掺面，用当地浆水菜调和着吃，是夏秋两季祛湿降燥的好饭食。早些年在山里工作时，我们在乡下人家吃饭，常常要点这道饭食，简单又开胃。其实两掺面并不简单，做起来讲究面粉的成色质地，浆水菜的味道，和面的软硬，擀面的利落，下锅还看两道凉水恰到火候，一碗两掺面吃出的是女主人的能干。

这些年，最能代表安康特色的醋水蒸面也上了快递电商。最早是邮政快递一家作

为扶贫项目收送，后来市场打开，城里的快递家家都收送。大家都在拼一个“快”字，省城西安半天到，北京两日就可到。成都、重庆、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上海、乌鲁木齐等地，甚至西藏都有安康蒸面抵达。有陕南安康人的地方，蒸面就是乡愁的使者。我家有时请人吃饭，也会提前购些蒸面回来。饭吃到最后，酒喝得差不多了，一大盘油亮红旺的安康蒸面便隆重上桌。没忍住的人，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。大家感慨，越是现代，越是走远，乡愁就越是割舍不断。而且乡愁也越来越“时尚”，它们插上了快递的翅膀，到哪儿都能遇见。

读书写字累的时候，我会沏一杯胶股蓝茶。每每看见杯中茶，就仿佛看见了家乡的山、家乡的水，静美的田园里成片的茶园，还有茶园里正忙碌的勤劳的乡亲们。此刻，抿一口茶，舌尖上回荡着家乡的味道，脑海里闪现着家乡的新变。心头的乡愁，仿佛瞬间闪着光羽，在家乡的绿水青山间飞来飞去。